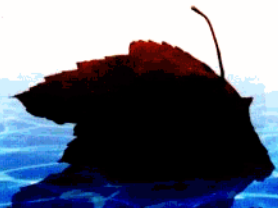


等
待

莎萍诗文选



印华作协出版

《等待》印象记

严唯真

莎萍的《等待》(诗文集)的出版，是赤道线上的又一阵春风！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印华文艺路上，莎萍和我几乎是同时起步的。从当时到今天的五六十年间，对他的诗艺很是艳羡感服。这是真心话。

他对我相约写“序”，有半年多的时间吧，一再易稿，觉得总是写不好。问题在于莎萍待人正直厚实，做事原则性强，研讨文学的态度一丝不苟，有创见，但又虚心听取他人意见，是我的知音知己。古人有“近乡情怯”句，我则是“诚信无言”了；因为信得过他。

相许了，总还得写下，写写《等待》给我的印象吧——

一、他写作文艺，特别是写诗，写来那么得心应手，娴熟精巧，主要是他为人的素质决定的。一个懂得主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真生命，必然会长出善和美的两翼，在文学的天地间展翅自由飞翔。

二、他深谙“诗言志”的真理，他的篇章章，都是现实生活经过审美感性心灵的反映，做到“诗缘情而绮靡”，思想健康，意味蕴藉。“缘情言志”是文学即人学的轨迹特征。

三、他的诗歌，基本上短小精悍，那是因为善于凝练语言，不是苍白概念而是血色具象；不是浅露口号而是弹性张

力；不是空疏散漫而是绵密质感；不是匆忙过场而是节拍明快。……

莎萍生活经验丰富，境遇变迁多多，除了继续写短诗外，也期待他写出较长的叙事诗来，相信他能做到。

写于2002年6月病中

半个世纪的等待和回眸

——印华资深诗人莎萍的诗歌题材和艺术技巧

香港·东瑞

读者和文友等待了近半个世纪，才见莎萍第一本诗集《等待》出版。

从1954年发表第一首诗《怀念》算起，几乎五十年过去了。莎萍的创作生命被划为三截。

一截，从1954年到1964年华文被禁为止；一截，从1965年到1994年华文的“严寒”期，长达30年的“莎萍诗卷”页页留白，只写着“无言”两字；最近的一截，是以1995年3月20日发表于《印度尼西亚日报》“文艺园地”，用“燕南归”署名的《生命》为起点和标志，莎萍的诗创作激情，犹如火山爆发，岩浆奔涌而一泄不可歇止，在各种如雨后春笋冒出的印华报刊上发表了数以百计的诗篇。令人激赏的是量多而质高，莎萍的诗艺已从当年的较单纯的热情和纯朴转向了深沉、准确和深刻。此为1995年至2002年。时间不过为七年光景。必须注意的是1995年印尼形势，于“华文”的处境来说，仍未达“完全解冻”期，充其量不过是“乍暖还寒”季节。叫人钦佩的就是莎萍那种诗人的嗅觉和敏感。铁定了心，不再顾忌，一往无阻，还我时光！还我诗人的本真！一如世才致他的诗所咏的：“时光如流水 / 鬓边多少霜碎？ / 行吟的诗人啊！ / 谁能禁止我们有歌要唱？”

我们终于等待，等待诗人莎萍的诗集《等待》！莎萍说：“人生最难消受 / 就是寂寞的等待”（《等待》）写诗的时间

断断续续跨越半个世纪，犹不放弃，正是因为莎萍耐得住寂寞，明白“人生有多少个等待/喜怒哀乐在等待中到来”，在长夜的寂寞中有执着，有韧的坚持，当然，也有不少失落和无奈。诗集姗姗来迟，形势使然，不独莎萍为然；但莎萍有着比某些人更多的谨慎、谦虚和认真，更少的心浮气躁和急于求成；他对于结集成书，怀着几许惶恐，几许疑惑，质疑自己是否“够格”？这当然很多余。在印华诗坛，莎萍发表诗始于50年代，他的诗龄和资格已堪称“老”。比诸他更年轻的，出诗集者已大有人在！何况，论数量，莎萍至少足以出成两三集；讲质量，莎萍诗作自有个人特色。莎萍有此虑，反证了他没有诗人那种惯见的傲，却有着谦谦君子之风。

为诗写序很难，这些年承蒙诗友文友谬爱，总爱嘱我为序。大概看上我这个不懂写诗的人有一种“第三者”的“旁观者清”吧！何况，邀为序者其中大多数并非我认识数十年的老朋友（与莎萍兄就属这种情形），可以避免“朋友主义”纯讲好话。因此，每每写序，都力求认真谨慎，“死”去许多脑细胞。后来，才知道文坛有个别一两个人，大不以为然，说什么“序”都是吹捧为能事，把作者抬得高高的，同时也抬高了为这书写“序”的人，这种“妙论”真是闻所未闻，我活了几十年，至今仍未读过一本因为有“吹捧”的序而大大扬名的书，也未曾看过专写序而成名的作家。令一本书留名留传的从来是那本书本身，任何作品的“扬名”，都是凭靠那本书的水平 and 价值！在我所出的书中，最不易出售的是序跋集《循序渐进》呢！因此，那种天方夜谭式的冷讽热嘲我只一笑置之，如今遇有诗友诚邀，只要时间允许都视为学习机会，照写如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多读诗友的诗作，如何作出中肯贴切之评？

2000年，我写《沧桑之后的一份准确和一种深刻——莎萍新诗的欣赏一、二》（收在《流金季节》第383页至第387页），因为那时我手上有关莎萍的资料很少，只能着重分析我欣赏的几首诗；如今，收在《等待》集子的诗甚多，读了一两遍，反而手足无措起来。我在诗集草本折角的是那么多，不知从何谈起？细加评析足以写成数万字的学术论文，却为我能力所不逮、时间所不允、篇幅所不容；匆匆写应酬话，必对莎萍兄所托之雅意有所辜负。那么，略谈我最深的几方面印象如何？

岁月、时间、人生、乡愁、华工历史、友情、感恩、咏扬、世情、人性、社会、夫妻、大自然等等，都是诗人笔下常见的吟咏题材，莎萍自也不例外；因此，题材并非此序要谈的重点，重要的是莎萍诗艺的表现。总体来说，莎萍诗给人的感觉是准确、形象、朴素而深刻。袁牧在《随园诗话》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莎萍诗给人的整个印象就是传统而朴素。然既传统、朴素又能达到深沉、深刻却是不容易的：正如一个人的传统朴素，毫无老土、浅露、平凡之感，一出现就予人大方，深沉、有内涵、气质的印象。问题的秘密就出诸文化的熏陶和生活的历练，因为对人生本质有准确的把握而令他谈吐不凡。莎萍诗于是从一般平庸的诗句写实罗列到脱颖而出，上升到一种审美层次。“深度”就是这样达致的。

● 乡愁：释不开的永恒情愫

在《等待》中，收有不少乡愁诗，莎萍写得情真意切、最叫人激赏。印华诗人的乡愁诗，认真说起来是华文诗坛的异数，呈现特殊情景。他们的乡愁有两种：一种是血缘的、民族的、精神的、文化的乡愁，一种是国籍的、生活的、地域

的、国土的乡愁。这缘于印华诗人的特殊双重身份。几乎每一位印华诗人都涉及过这种双重乡愁，只是莎萍表现得分外精采罢了。第一类，有《遗产》《金门在哪里？》《汉字》《鼓》《寻》《端午怀屈原》《中秋》《历史》《北国游踪》《端午》《端午——纪念伟大诗人屈原》《赏月》《中秋》（2001年8月）等，第二类，有《再见吧，巫西河》《乡情》《线》《春归》《再见慕西河》《老家》《回乡记》《回乡》《慕西河恋歌》等。有时，因为没有清楚地标明地域，两类乡愁已混融在一起，不易分清了。像《回乡》，如从“飞航只需50分钟”判断，乃属第二种乡愁。印尼华族的乡愁谈起来是充满血泪的。如从明朝算起，飘泊在南洋的“唐人子弟”已不知延续了几代？最后来的几代有不少已被同化，没有被同化的也有大部分已不识讲家乡话，甚至不知道籍贯在哪里？这是莎萍《金门在哪里？》一诗的创作背景，于是才有诸如此类的“悲情”出现：“刀叉代替了竹仔箸 / 拉罐饮代替了盖碗茶 / 摇滚乐代替了歌仔调 / 而孩子们捧读的 / 竟是翻译的《三国演义》”。唯壮中年的诗人莎萍，骨子里仍十分“炎黄”的，血管里流着的依然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的血液，因此他赞汉字、歌屈原，他到神州畅游，每一处都赋诗，激动难耐；每一处都仿似他大化意义的故乡，请读：“老远就向你致意点头 / 眼睛率先与你握手 / 站在广场中央环顾 / 热泪泉涌代替了问候”（《天安门》）在《守岁》中他表达了文化的信念和民族的归属：“守住该守住的港湾 / 守住传统守住美好 / 守住祖先埋藏心中的信念 / 守住祖先生息铺开的禅道”（《守岁》）。与接触祖先土地、血缘故乡时的激动难耐相比照的是他的对生活的成长的家园乡愁诗，那是另一种不同的深沉。像他对慕西河——这他“母亲之河”的抒情，就写得很有深情。从1957年对

巫西（慕西）河的短歌，到2001年的《再见慕西河》《老家》，时光尽管跨越四十余年，“滚滚河水却翻起 / 沉的记忆心的感动 思的神伤”（《再见慕西河》）失落怀旧、爱恋、迷失、惘然、赞美等种种情思如五味俱全的调味架在内心冲击翻滚。最出色者，诗人还能将那种「近乡情怯」、故园温馨的画面，生动精炼呈现（代表作是《回乡》和《乡情》）。这里藏着另一种悲情：华族后代飘泊南洋后，表面上已扎根于另一异乡，但为生活又四处迁移和飘泊，从农村飘向都市，从小镇流落大城，莎萍、世才这一代诗人本身都如此，那源源不断的另类乡愁就如影随形，注定跟随一生了。

莎萍的两类乡愁诗都写得很好，惜篇幅所限，无法逐篇详析，只好容读者细细去咀嚼了。

● 岁月感慨：从时间意识提升生命价值

大概没有诗人不对“岁月”“季节”“时间”发出感慨的。中国古典诗词人，此类传世佳作可谓不少。比如王观的“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王安石的“爆竹声中一岁除 / 春风送暖入屠苏”，都将季节人生化和生命化，让人想到生命的悲喜，惜春悲秋，都属一种生活情调和生命姿态。在莎萍诗中，对岁月发出感叹、对时间加以抒写的诗占了一定的比重。有直抒胸臆的，如《时间》，以深入浅出的简易语言诠释时间：“我们不能拥有时间 / 时间只给我们租赁权”；有强调“把握”现在至为重要的《现在》：“人生是一条单行道 / 只能向前不能回去”“快抓住现在守住自己 / 唯有今天才最实际”（《时间》）其它较突出的如《脚印》（1959）《重逢》《人生恋曲》《时间的长河》《自寿》《舞台》《岁月》《脚印》（1999）《历史》（2000年）《如果》《历史》（2001年）。同题的《脚印》《历史》诗人都写给两次。如

果我们细加比较，那是会很有趣的，除了不同的侧重面和角度之外，也有不同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随着入世的渐深，年岁的递增，他对时间与生命价值的关系有着越来越深刻的领悟了。年轻时候的《脚印》充满了昂扬的行军的节奏，年过六旬所写的《脚印》已有着人生太大太多的人生沧桑，已明白有的脚印“打得深，清晰可辨”，有的脚印“打得浅，模糊不清”，决心今生此后要“打下一个清晰的脚印”。从当年“我走着 / 一切都向身后流失了 / 一切都在记忆里活着“到而今”不要回顾 / 来路上留下的脚印……”，诗人付出的是四十年的岁月代价，才得到这种入世之后才出世的人生顿悟，而两首《历史》诗的写作只相距一年，第一首《历史》开首四行很美，以意象将“历史”的内涵画面化：“一道残垣断墙 向 / 路过的风 诉说身世的沧桑 / 一株摇曳的小草 对 / 飞绕的蝶 追忆 昨夜的梦香”，再铺以中华古典的豪壮，铺出一首历史由“遗留”“开创”“承继”组合的大合奏。第二首“历史”则用五重开放的变奏曲，以“谜”“调”“东西”“见证人”“石碑”五种比喻，诉说历史的真假现象。论透彻，《岁月》中的“刀”确为锋利，诗人以无情又最是有情的笔触警告世人对无情岁月要做最有情的珍惜；论融抒情哲理感性为一体，足以当范例的，以《时间的长河》莫属。此诗以长河的流动为喻，把人生的起伏及复杂现象写得淋漓尽致，充满了可贵的东方智慧，不妨细加欣赏！它已与传统写实诗的直露无缘。万汇归宗，我们从莎萍的岁月诗读到人生，读到生命价值的大小关键就在对时间的高效率把握。它们都因诗人丰富的生活体验而写得深刻。

● 思亲感恩：传统文化密码的最深情解读

如果说，乡愁，是莎萍和普天下华族诗人一样的、永远

释不开的情愫的话，那么，莎萍的思亲感恩诗，就是对传统文化密码的最深情解读了。这两者往往是联系融合在一起的，一如他对哺育他的河——慕西河称为“褓姆河”“乳母”一样。只不过，这类「思亲感恩」的诗更具体地落实到人罢了。与莎萍通信不多，印象中，他信中常常提到“回乡”；我多次到印尼，遇不着他，据朋友说，他“回去扫墓”。以我看，祭祖、思亲、感恩，已成为诗人执着坚持中华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不独是纪念父母那么单纯了。华族的伦理观念中，以孝为先，《等待》中，此类诗不少，我们看一看这一组诗和发表它们的时间表：《怀念》（1995年）、《避风港》（1995年）、《每年……》（1996年）、《忆》（1999年）、《清明调》（2000年）、《清明——祭父母》（2001年）、《思母》（2001年）、《泪》（2001年）等。这些诗，末尾往往注上“邦加”“清明节”字样。纵然不是每年清明节一诗，诗人对双亲的怀念、感恩和赞美的旋律是既真诚、优美而忧伤的。《怀念》中在空房和眠椅上若有若无的形象，《避风港》中母亲宽大胸怀的包容，《每年……》中因厚泥阻隔的欲语还休，《忆》中的刻骨铭心怀念，《清明调》中的凄迷和不悔，《清明》（另首）中的深沉，《思母》中的温馨美丽，《泪》中的哀伤……莎萍无不坦露一颗可感可触的赤子之心，写尽华族子弟的至诚至贵的亲情。这种思母情结也是土地情结，《呵！这块土地……》就是两种情结的混合体。这些亲情诗是中华传统文化最可贵的部分之一。无疑，莎萍都写得真诚无伪。

● 锡湖缅怀：在废墟上凝结华工血泪

有人用长篇巨构写华工出洋飘泊的历史，有人用数字和资料汇编成洋洋洒洒的论著，也有人用长篇叙事诗反映“猪仔”

被卖到南洋的苦难。历史确是很公正地论证了华侨对居住国的多方面贡献：不仅他们的胜利国旗上曾经染透华侨先辈的鲜血，贫瘠的土地变成肥沃，蛮荒的山野、偏僻的渔村变成热闹的小镇、繁华的都城，也洒遍了数以万千华侨的辛勤的汗水。印华诗人，不是每个人都曾涉及过此类题材，也并非每位诗人都能够或愿意去写，写了也未必可读。这当中年岁、阅历、生活、体验、品格、诗艺等都缺一不可，莎萍成长之地邦加就是华族较早落足扎根之地，这儿因盛产锡，华人中就有不少锡工而闻名印尼。血管里流着纯粹炎黄子孙血液的莎萍，自有一种我不书写，谁人来写的自觉和使命感，眼中始终出现那苦难的一页页和一幕幕，明白再不以诗写出来，这些史实恐怕就会被历史所湮没了。随便翻阅，他触及早年华工题材的诗篇就有《锡湖》《锡矿工人》《淘锡场》《你是谁？》《契约工人》《凭吊》《萧》等。通读这组为早年华工代言的诗篇，不能不为这位充满正义和同情的热血汉子所动容，这不是一般常见的“华工血泪诗”，一般的这类诗常流于抽象、粗糙和口号而诗力微弱，莎萍大体上每一首篇幅都不长，却以他生活环境十分接近的优势，以其对华工历史、生活状况的极端熟悉而使他这类诗在同类中脱颖而出，劲道十足。他写得具体、感性、形象而深刻，好似笔管流出的不是墨而是血，我们感到了他写这批诗时必是倾注了全部感情，何等悲愤何其感慨。最叫人心灵震撼的是《你是谁》，也是最长的一首。全诗分为四大节，节题别致地以读者的身份发问，内容就以第一叙述角展开诗行，全诗写得令人感到惊心动魄，仿佛在某一个漆黑的坟场之夜，我们立在荒碑前，听着坟墓内不死幽魂的哀诉泣血，让人了解“猪仔”如何被骗上船，如何被榨干了骨髓，又如何客死异乡！诗人在最后以精炼的诗句道出了历史的真相：

是我们用脚步，/ 踩灭了锡岛的“原始”“荒凉”。/ 是我们用双手 / 把繁荣带到这块土地上。/ 是我们的眼泪，/ 汇成了那一个个的锡湖；/ 是我们的骨骸，/ 叠成了那一座座的土丘沙岗。/ 那条条康庄大道，/ 是我们昔日走过的羊肠小径；/ 那个个热闹的市镇，/ 是我们昔日聚居的地方。

其它几首都有不错的表现。如《锡湖》的凄美哀怨，《凭吊》的深重历史感，《萧》更以“萧”为孤寂的意象，把契约华工的悲情推到一个极致：“把随身带来的竹萧用力吹 / 向空竹里倾吐苦难满腔 / 孔里溢出的是粒粒幽怨 / 夜空飘荡的是声声哀伤”描述华工的死更是凄惨叫人震惊：没有哭声陪伴，没有亲人在旁 / 只有亲丁开道，厨师送行 / 草草埋在洁白沙丘土堆 / 没有墓碑只把带来的竹萧插上”。莎萍不愧为血性华族子弟，他在锡湖的废墟上看到是满湖激荡的华工的血泪还未干枯，为华工血泪史做了艺术见证。

● 抱拥万物：对生命和个性的艺术观照

似乎，还没有一个诗人不写“咏物诗”的。谁都知道，咏物只是诗人的手段；诗人只是藉对物的抒写刻划，赋予一种活泼的生命，刻划某种个性、品格，进一步，就是对世情和人性不是赞颂就是鞭挞。有人说世上万物都无意识，只不过通过了“人”的眼光，人的“思想”，它就显出了意义。果然如此。自然，咏物诗也要写得技巧，不勉强，不强加，要有所发现，有所挖掘，不能太过雕琢，而应力求顺贴自然，让人读到“物”的外形之余，领悟其“内涵”，达到一种审美层次。如果老是拾掇已被用烂的事物（如野草之类），并赋予老掉牙的“意义”，那么其效果往往是似曾相识、千篇一律，毫无独创性可言了。我很欣赏莎萍的“顺其自然”那怕是似乎无可写之物，那怕只能体现一种无奈人生，他也调动全力，写

得栩栩如生，发人深醒，莎萍的咏物诗是一个极庞大系列，缘于他既热爱眼前生活，又热烈地抱拥了大自然。

莎萍的咏物诗，最典型的如《冰》《水》《岛》《风筝》等几首。让一百个诗人写此类同题诗，一定是千般面貌，不尽相同。《冰》很多人取其“冰冻三尺”的力量感，然在莎萍笔下，冰的“命运”却是欠佳：“本是清澈流动的水 / 却被局限倒进方格里 / 冷冻凝成了块块 / 拌和可乐和美酒 / 抚慰咽喉吞进肚里 / 一见面就流泪 / 要控诉命运的悲戚”相反，一般人眼中柔若无骨、柔情象征的水，在莎萍看来是力大无穷的：“渗透绕圈 什么都不能 / 阻挡 不容后退，只有向前……”（《水》）。《风筝》写得比较繁富而不单一，将无奈人生和权力欲望等诸种现象巧妙炒在一碟，足以叫人看到人生的复杂性。当然最巧妙的是《岛》诗人诠释“岛”的产生和际遇，叫人击节：“本是大地身上的一块肉 / 让人割了，抛进大海， / 随它浮沉，任其孤独”，形象生动之极，而末尾“海床依然紧紧连着大陆”一语，又和开头“母亲身上一块肉”相呼应。叫人联想开去：这没有一句政治术语的短诗是不是一首最巧妙的政治诗呢？

咏物诗最能看出诗人的天份和创造力有多少？莎萍的咏物诗中的“物”很广，大致分为自然现象、生物‘植物、人造物等几类。第一类如《火》《种子》《露珠》《沙滩》《风暴》《浪涛》《怪岩》《燕窝》《潮汐》《风》《岛》《悬崖》《水》《雾》《云》《岸岩》等；第二类如《贝壳》《蜗》《蝉》《骆驼》《寄居蟹》《蟋蟀》等；第三类如《橡胶》《胡椒》《浮萍》《落叶》《苔》《竹》《根》《野草》《松》《梅》《仙人掌》等；第四类如《年卡》《烛》《冰》《鼓》《炭》《盆栽》《船》《风筝》《表》

《舵》《锚》《火车》《箫》《线》《指南针》等。

从数量之多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对大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关注和留心，而每一首对物的吟咏，都用了艺术手段把他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命价值的领悟，对“个性”“独特性”做了丰富的诠释，促动读者去包容和欣赏万物。

● 小水滴：美丽沧桑之后的回眸

莎萍原拟在诗集名称中包含“小水滴”字样，事缘他的诗篇中“小水滴”（包括“短笛”一类）系列也占了一定比重，像是一个“栏目”下面包括三五首或若干首。这也构成了莎萍诗中的另一特色。也许是经营长诗之后，的一种歇息和调节，也许是劳累奔波之余不容他有太多时间用太多的文字对人生做长篇大论式的思索，不过我宁可认为他是灵感突来，如电光火石一闪，他不能不迅速将此类灵思妙悟加以捕捉，怕是刹那芳华，瞬间消失无踪。因此这些小水滴大都只是四行八行，很短很短。

所谓“一滴水见太阳”。只要角度准确，晶莹透明的水滴就可折射出太阳的几重光彩色素。一如篇幅短小的微型小说可以反映人生世相的复杂一样。愈短就愈见功夫。试举例二、三，看一看诗人的技巧——技巧来自他丰富的人生经验。剔除所有水份，像从大量液体中提炼香精一样，只剩最精华的：

《泪》四句是：“悲哀沉淀的结晶 / 激动凝聚的露珠。 / 美人迟暮的精品 / 英雄末路的产物。”

《笑》四句是：“国际通晓的语言 / 打开心灵的锁匙 / 温暖人类的翅膀。 / 洒布祥和的柳枝。”

《梦》四句是：“白天所想要的， / 晚上都能拥有。 / 明朝金丝初吐。 / 一切付诸东流。”

不需多加解释，因为诗人已用深入浅出的语言为你做了意

味深长，令人发出会心微笑的“注解”了。

《信》的浪漫，《悼》的悲情，《火》的炽热，《绿》的清新，《悟》的感悟，《生、老、病、死》的阐释，《蟋蟀》的轻叹，《蝉》的揶揄，《地平线》的哲思……诗人都以清浅如溪的文字阐发和抒发了深沉如海的内涵。这不是凭靠诗艺，最根本的乃是独特的人生阅历和体验。

其中《火车》八行，既是“小水滴”也是咏物诗，写得最见技巧。火车全身的具体部件都负载了感情，了无痕迹地抒写了告别的特殊感觉，是莎萍“写实”和“现代”、感性和悟性融合得较好的例子。此诗词汇不妨分三大组。一组是有关火车的，比较具体，如“月台”、车厢、汽笛声（用“一声”替代），枕木、轨道、车站等，一组事关人体的：泪滴、满腹、手臂，另一组是动作和感情，成为把人和车融为一体的纽带，如抬起、洒满、装满、拉起、载走、留下、铺垫、吐给、带走、飞扬、飘洒等，抽象的感情语汇则有亲情、誓言、叮咛、祝福、颤栗、无奈、惜别、牵念、惆怅、盼望、期待、甜酸苦辣等。人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可以从诗人运用词汇的不重复和讲究，以及如何将它们巧妙地组合，看到他的一丝不苟！

● 诗化警句：东方智能的巧妙弘扬

与别人不同，莎萍的诗，还有一类可贵的创造，即“诗化警句”，有类中外那些名家的格言，所不同的是格言未必是诗，通常很抽象也朴素，一段或几句只有一个中心。莎萍的诗化警句较长，由十数二十余行组成，反复说着一个中心（即题旨），却是有不同的人生体验组成，这些人生体验都浓缩成一句。其著名的代表作是《绿》《希望》此类诗莎萍本来就写得不多，但一下笔就十分成功，也许此类饱含人生深刻体悟的诗本可不好硬造，只能偶得吧。

这类诗与哲理诗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巧妙组合。如《缘》人们已诠释了千余年，始终语言不清，众论纷纭，似乎玄之又玄。诗人的〈缘〉认真剖析，就由人生或生命十种现象或画面组成，却又很顺贴地结合在一起，末尾更是高潮迭起，诗人告诉你，“缘”这个字，就“静静睡在”“《词海》第1053页里”你不妨去查，看看是否会找到答案。《希望》一诗更有进境，如除去末段的重复，则有由十一种更具体更感性的画面组成，颇为和谐。我视为东方智能，理由至少有二，一是东方哲学最擅于做“浓缩”工夫，万千复杂世相，常只是三言两言甚至一句“禅”说尽和道破！细发上的微雕，掌纹上的命理，唐诗宋词中的气魄和风流……无不是非常东方的，二是东方哲学最讲两面，阴阳、正反、负负得正之理，所谓“可以即是不可以 / 不可以即是可以”“喜极而泣”“化悲为喜”“因祸得福”等都是此类道理。莎萍说的“老夫配少妻丑男娶美女 / 冤家能聚首兄弟变仇敌”“祷告的香灰积成了山堆 / 失望的眼泪结成了盐粒”（《缘》）“病房中医生沉重的脚步 / 马路边乞丐伸出的手掌”（《希望》）等无不体现了东方的睿智深悟。每一句都是一种生活常态，每一句都是人生悲喜故事，可以引发成洋洋万言的学术文章。这是莎萍的自觉和努力创造，使他的诗篇涂抹了大部分同期诗人所没有的独特光彩！

此文已长。但仍说不尽莎萍诗的各个方面，例如仍未道及的“世情书写：对众生的人道关怀”“大地之子：山山水水都是心灵风景”等都有无数好诗例可以欣赏，因为他这两方面的题材也写了很多，近期具体如“五月暴乱”，他作为诗人也悲愤难耐，没有置身度外，见证他无愧于时代的使命感。唯本文篇幅已多，就不妨留一点空间让读者去欣赏了。我很难忘记的是他悼诗人冯世才的那两首，在一片嘈杂声中，他独排众

议，不仅写出了诗人的个性，且写出了对他的赞美和肯定，真诚无为，这不妨可视为莎萍的另一种风骨吧！从不人云亦云！

欣赏了莎萍诗集〈等待〉中的独特一道道风景，似乎也不需要多余地总结了。《等待》等待着你的欣赏，我们也等待诗人第二本诗集的到来。

2002年4月21日